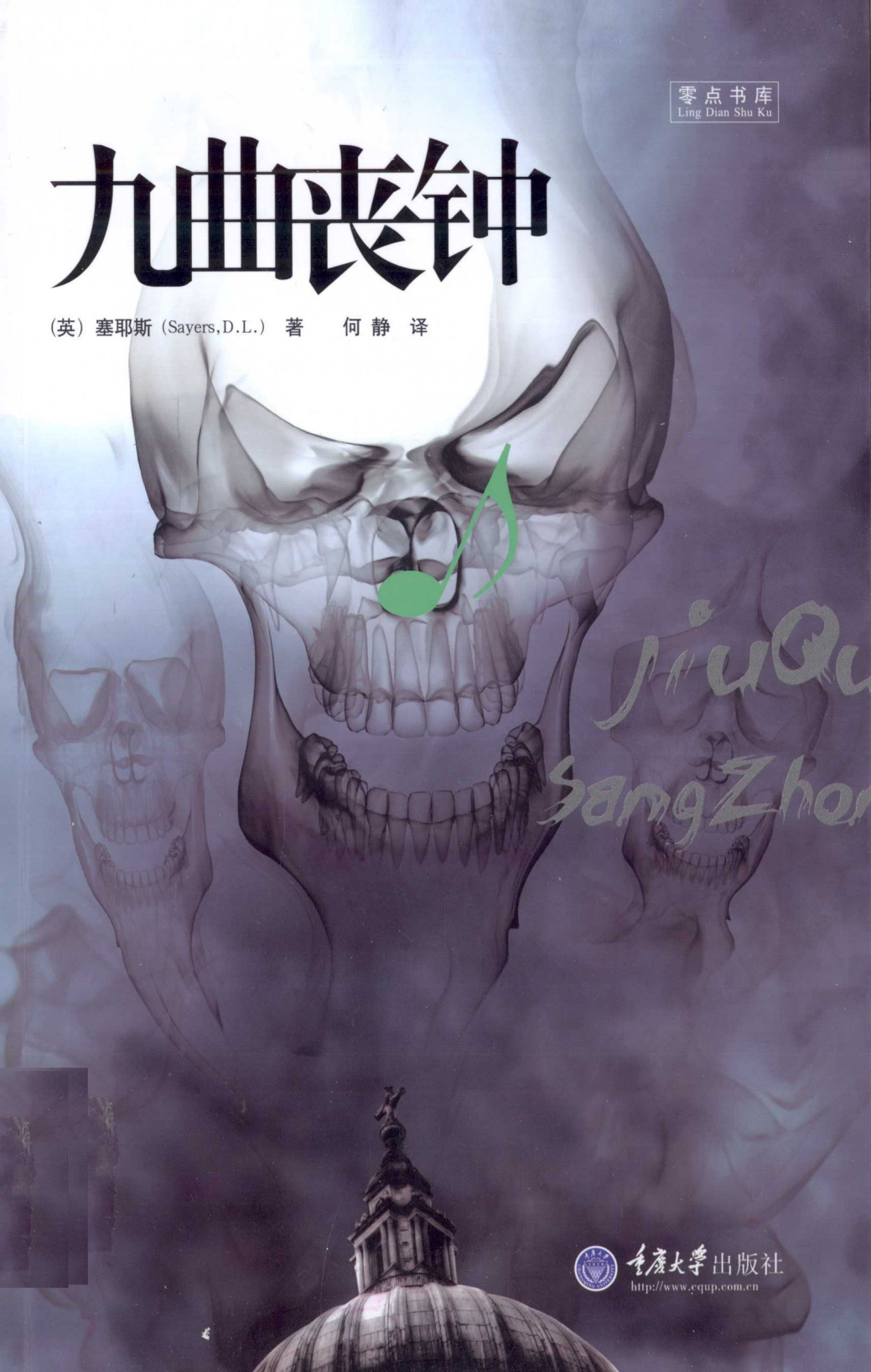


零点书库
Ling Dian Shu Ku

九曲丧钟

(英) 塞耶斯 (Sayers, D.L.) 著 何静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零点书库
Ling Dian Shu Ku

九曲丧钟



(英) 塞耶斯 (Sayers, D.L.) 著
何 静 译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九曲丧钟 / (英)塞耶斯(Sayers, D.L.)著;何静译. —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2.5

(零点书库)

书名原文: The Nine Taylors

ISBN 978-7-5624-6591-1


I. ①九… II. ①塞… ②何… III. ①侦探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28913号

九曲丧钟

(英)塞耶斯(Sayers, D.L.) 著

何静 译

策 划: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图书出版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编辑:王伦航 版式设计:何海林

责任校对:谢 芳 责任印刷:张 策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邓晓益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

邮编:401331

电话:(023) 88617183 88617185 (中小学)

传真:(023) 88617186 88617166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邮箱: 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三达广告印务装璜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0.5 字数: 248千

2012年5月第1版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6591-1 定价: 35.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序 言

人们总是在抱怨教堂钟声。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这一代人能够习惯机器声和爵士乐，却无法容忍为神的荣耀而奏响的钟声呢？敲奏编钟这门艺术和真正用钟绳和轮子进行的鸣钟在英格兰达到了巅峰。英格兰人将传承发扬这份独一无二的文化遗产。如果我在描写这门古老艺术时有任何无心之过，请所有敲钟人原谅。书中人物姓氏来自我在英格兰东部认识的人们的姓氏，不过书中所述人物地点纯属虚构。以下机构也纯属虚构：威尔河管理委员会、沼泽排水委员会、东部水道委员会。

在此特别感谢瑞得赫德先生（W. J. Redhead），他为我设计了有小天使装饰的神圣的圣保罗教区教堂。

——多萝西·利·塞耶斯

初版于一九三四年，再版于一九七二年

目 录

Contents

第一部 肯特高音大调变奏 /001

- 第一章 荒野孤村 002
- 第二章 鸣钟 025

第二部 古老神圣三重奏 /051

- 第一章 教堂无名尸 053
- 第二章 死因疑云 075
- 第三章 彼得勋爵的调查 100
- 第四章 捆尸绳 123
- 第五章 神秘邮件 144
- 第六章 跨国追查 162
- 第七章 钟塔密码 178
- 第八章 隐藏在音节中的密文 193
- 第九章 重要线索丢失 212
- 第十章 教堂里的藏宝库 224

第三部 斯特德曼三重奏 / 239

第一章	快速行动	240
第二章	克兰顿的证词	247
第三节	威廉·索迪的秘密	260
第四章	谁杀了迪肯	270
第五章	案情重演	282

第四部 完整的肯特高音轻敲法大调 / 293

第一章	拉响警报	294
第二章	洪水来袭	301
第三章	真凶显形	314



第一部

肯特高音大调变奏



第一章 荒野孤村

编钟奏响了。

鸣钟时，敲钟人必须把钟绳挽成圈拿在手上，初学者总是对此感到困惑；钟绳常常打在脸上，甚至可能缠上脖子（这样可能会吊死敲钟人！）

——特洛伊特：《敲奏编钟》

“完蛋了！”彼得·温西勋爵说。

车子死死地卡住了。车头深陷入沟中，后轮可笑地翘在堤岸上，十分滑稽，好像一只动物正在奋力往地里钻，企图藏身雪堆之下。温西从头到尾目睹了这场在暴风雪中遭遇的事故。狭窄的拱桥横跨阴暗的水沟，直直落在堤坝上，通向一条同样狭窄的小路，桥上黑黢黢的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看上去这座桥如同一个瞎眼乞丐。由于过桥时车速过快，又被东边刮来的漫天风雪挡住了视线，车一下子冲出小路，滑下堤坝栽进了前方的深沟。在车灯的照射下，路旁篱笆上的黑色长钉闪着森森寒光。

四周是积雪覆盖着的广袤泽地，看似一张巨毯。今天是新年前夜，时间已过下午四点。这场雪已经下了整整一天，天空俨然被染上了一层隐隐发光的铅灰色。

“真抱歉，”温西说，“邦特，你觉得我们现在是在哪儿啊？”

男仆借着手电筒的光查看地图。“爵爷，我想我们肯定在利姆赫特就走岔路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我们现在是在圣保罗教区附近。”

就在他说这话时，风雪中传来一声模糊的教堂报时钟声，现在是四点十五分。

“谢天谢地！”温西说，“有教堂的地方就有文明。我们只能步行前进，就别管行李了，稍后派人来取就是。”他打了个冷战，“真冷啊。我敢打赌，当刺骨的东北风刮到金斯利那边时，他肯定舒舒服服地坐在室内烤火吃松饼。我也想吃松饼！下次再收到来自东部泽地乡村地区的邀请，如果不是盛夏，我肯定坐火车来。教堂就在顺风方向，我喜欢，我们会顺风的。”

两人紧了紧身上的外套，迎着风雪向前走去。在他们左边，冷气森森的水沟在黑暗中像直尺般指向远方，陡峭的水沟边坡下缓慢淌过冰冷的流水。在他们右侧则是一行稀稀拉拉的矮篱，其间杂生着白杨和柳树。两人艰难地走在雪地里，默不作声，任凭雪花落在眼脸上。一路上不见人烟，直到走了一英里，才看见远处的水沟堤岸上隐约出现一座风车磨坊的萧瑟身影，但那里既无光亮亦无可通行的桥梁。

又走了半英里，他们来到一个路标前，一条支路从这里向右延伸开去。邦特拿手电筒在路标上照了照，念出上面的字：“圣保罗教堂”。

此外再无其他路标了。小路和水沟堤坝并肩向前延伸，隐

没在无边的风雪之中。“圣保罗教堂，我们来了。”说完，温西先行踏入支路，此时又传来钟声，这次更近了——时间到了四点四十五分。

继续前行了数百码之后，两人在这片荒寂的冰雪之地终于见到了人烟。左边较远处有一个农场的屋顶；右边则有一栋小小的方形建筑，外形像个砖砌箱子，招牌在风中咯吱作响。这是惠特谢夫酒馆。酒馆前面停着一辆老旧的小汽车，温暖的灯光从酒馆一楼和二楼的红色窗帘后面透了出来。

温西上前试着推了推门，门关着，但没有上锁。他大声喊道：“有人吗？”

从里面的房间里走出来一位中年妇人。“还没开始营业。”她态度生硬地说。

“请原谅，”温西说，“我们的车出事了。你能不能告诉我们——”

“哦，对不起，先生。我还以为你是来喝酒的呢。你的车出事了？那真是太糟糕了。快请进来，不过我们这儿有点乱——”

“特巴特太太，什么事？”里面传来一个文质彬彬的轻柔声音。温西跟着妇人走进不大的店堂，看见说话的是一位年长的牧师。

“这位先生的车出事了。”

“哦，天呐，”牧师说道，“今天的倒霉事还真多！我能帮你做些什么呢？”

温西解释说车陷在了沟里，需要绳子和拖运工具才能将车拉出来。

“真是不幸，真是不幸，”牧师又说，“我猜肯定是在佛罗格桥出的事，那个地方相当危险，尤其是在夜里。我们来想办法吧。我载你们去村里。”

“你真是个好人的先生。”

“别客气，别客气。我正要回去喝茶。我想你们肯定也想喝点东西暖暖身子。你们应该不急着赶路吧？要能在这里留宿的话，我们会很高兴的。”

温西万分感谢，但也表示无意打扰他们。

“这是我的荣幸，”牧师谦恭地回道，“我们这儿少有人来。我和我太太都非常欢迎你们的到来。”

“如果是这样——”温西迟疑了一下。

“真是太好了，太好了！”

“万分感谢。即便是我们今晚能把车弄出来，恐怕车轴也已经弯了，得找个铁匠修一修。但我们是不是能找个旅馆之类的？我真的不好意思——”

“尊敬的先生，请别再客气了。我肯定特巴特太太也乐意为您提供舒适的食宿，但是她丈夫不幸染上了可怕的流行感冒，此刻正卧床不起。很抱歉这么说，流感正在我们这儿蔓延，所以恐怕这样不是很方便，是吧，特巴特太太？”

“噢，先生，我真不确定能不能安排妥当，毕竟在这种情况下。而那家红牛旅馆只有一个房间——”

“啊，别，”牧师打断说，“红牛不行。道灵顿太太已经有客人了，的确如此。你一定要答应跟我到教区住所去，那儿的住宿条件绰绰有余——真的，非常方便。对了，我的名字叫维纳伯斯——我应该早做自我介绍，我正是本地的教区长。”

“你心肠真好，维纳伯斯先生。如果没有太打扰你的话，我们非常乐意接受你的邀请。在下是温西——这是我的名片——这是我的仆人邦特。”

教区长摸出自己的眼镜，解开系绳，歪斜着架在长长的鼻梁上，仔细端详温西的名片：“彼得·温西勋爵——简洁明了。”

咦？这个名字好熟悉，我是不是在哪里听过——啊，我记起来了，是的，在《古版书籍收藏评论》上见过，这可是一本学术性相当高的专著。啊！能与另一位藏书人交流是多么有趣。我的藏书有限，不过有一本《尼苛德摩福音书》，你可能会感兴趣。呵呵，很高兴能认识你！天呐，五点的钟声已经敲响了，我们得动身了，否则我太太会责备我的。再见，特巴特太太，希望你先生明天能好转，他看上去已经好多了。”

“谢谢你。汤姆每次看到你都很高兴，你对他帮助很大。”

“告诉他要打起精神来。噢，我又在说晦气话了。不过他已经熬过了最艰难的时期，等他痊愈后，我会送他一小瓶波图酒——零八年份的图克·赫兹沃尔斯。”教区长走到温西身边时又小声补充道，“你知道，连只苍蝇也伤不了，没错。好啦，我们真的得走了。我的车不是什么好车，不过里面的空间却比想象的大。我们曾经挤在这车里参加过许多洗礼仪式，对吧，特巴特太太？好了，彼得勋爵，请你坐到我旁边来好吗？你的仆人和——对了，你有行李吗？啊！掉在佛罗格桥下了？那我稍后让我的花匠去取。留在那儿也没问题，我们这儿民风淳朴，对吧，特巴特太太？没错，你得把这条小毯子盖在腿上，是的，一定要。哦，不，我不用，谢谢你。我能发动车子，没问题，我已经习惯了。你看，我这样拉几下，车子就跑起来了。坐在后面的人没问题吧？好，太棒了。再见，特巴特太太！”

古董车颤颤悠悠地开上了笔直狭窄的小路，渐行渐远。经过一间村舍后，道路的右边，一座宏伟的灰色建筑从呼啸的风雪中突现出来。

“我的上帝，”温西惊叫道，“这是你所在的教堂吗？”

“就是，”教区长骄傲地答道，“壮观吧？”

“太壮观了！”温西说，“啊，它好像一座小型的大主教教

堂。我不知道，你的教堂有多大呢？”

“如果我告诉你，你会大吃一惊的，”教区长轻轻一笑，“可以容纳三百四十口人——吃惊吧？不过整个东部泽地都是如此。虽然英格兰东部以壮观宏伟的教堂而闻名，可我们依然认为这一座在本地区是独一无二的。它的前身是修道院。圣保罗教堂昔日肯定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你看我们这座塔楼有多高？”

温西仰望着这座高塔：“在黑暗中难以看清，不过肯定不低于一百三十英尺。”

“差不多。准确来说，到塔尖一共是一百二十八英尺。不过看上去不止，这是因为这种纵向天窗的建筑屋顶相对低矮，造成视觉上的错觉。没有几座教堂能与之相比，当然，除了圣彼得曼考夫特——那是镇级教堂；还有考文垂的圣迈可教堂，它不算塔尖就有一百三十英尺。但就比例美学而言，我还是更喜欢圣保罗教堂，它比其他教堂更具有和谐的美。等转过这个弯后你会看得更清楚。我们到了。我通常会在这里按喇叭。这里的高墙和树林让行车变得很危险。有时候我想，为了公众利益，教堂院墙应该再退后一点。啊！现在感觉怎么样？这些层层堆叠的侧廊和天窗，是不是很壮观？如果是在白天，感受会更清晰。这就是教区住所了——正对着教堂。我通常会在大门这里按喇叭，以免撞上什么人。这些灌木丛挡住了光线。啊哈，安全过关！你们会很乐意喝杯茶暖暖身子，或者来点更带劲的烈酒。每次到门口我都会敲响喇叭，好告诉我太太我回来了。如果过了点灯时间我还在外面，她会担心的；这些堤坝和水沟令道路变得难走，而我也不再年轻了。恐怕我们回来得有点晚了。啊！这就是我太太艾格尼丝。亲爱的，很抱歉我回来晚了，但我带来了一位客人。他的车出了点事故，今晚就在这里住。小心毯子！让我来吧。恐怕这座椅坐着不太舒服吧？请小心你的头。啊，好了！亲爱的——这位

是彼得·温西勋爵。”

灯光从打开的门里透出来。维纳伯斯太太看起来体态丰满，一团和气，她从容得体地欢迎客人的到来。

“幸好你们遇见了。出事故了？希望你安然无恙。我常说，这些路简直就是死亡陷阱。”

“谢谢你，”温西说，“还好没受伤。我们笨拙地冲出了道路——据说那个地方叫佛罗格桥。”

“哎呀，那的确是个糟糕的地方——谢天谢地，你们没有掉进三十英尺的水沟里。快请进，坐下暖暖身子。这是你的仆人？噢，当然，埃米莉！带这位先生的仆人去厨房吃点东西好好休息一下。”

“顺便让辛金斯开车去佛罗格桥把行李取回来，”教区长补充道，“彼得勋爵的车还在那儿。最好现在就去，趁天气还没变得更糟。还有，埃米莉，叫他去找韦德斯宾，设法把车弄出来。”

“明天早上弄也行。”温西说。

“行，这是明早的头等大事。韦德斯宾是这儿的铁匠，非常出色，完全胜任此事。啊，好了，快进来，快进来。给我们倒点茶，艾格尼丝，亲爱的，你跟埃米莉说了没？彼得勋爵今晚在这里过夜。”

“说好了，”维纳伯斯太太安慰道，“西奥多，但愿你没着凉才好。”

“完全没有，亲爱的，我把自己裹得很严实。啊哈！瞧那是什么？松饼？”

“我刚刚就在想吃松饼呢！”温西说。

“来，快坐下，好好吃点东西。你肯定饿坏了，这种坏天气还真是少见。来一杯威士忌或苏打水怎么样？”

“一杯茶就好，”温西说，“这里布置得如此舒适！太棒了，维纳伯斯太太，谢谢你对我们悉心招待。”

“我很高兴能帮上忙，”维纳伯斯太太微笑着说，“说真的，没有什么比冬天沼泽地区的路更可怕了。不过幸运的是出事地点离村子不远。”

“确实如此，”温西感激地说，并环顾了一下舒适的客厅。客厅里的小桌子上满是装饰品，炉火在风格简朴的天鹅绒壁炉饰架后面熊熊地燃烧着，茶具在光洁的托盘上闪着银光。“我感觉自己好像尤利西斯，在暴风雨后归入宁静的港湾。”他满心感激地在一大块黄油松饼上咬了一口。

“汤姆·特巴特今天看起来好多了，”教区长说，“他在这个时候卧床不起，真是倒霉，但万幸的是情况没有恶化。我只希望再没有人被传染上。我想，小普拉特会胜任的，他今天早上练习了两曲长调，分毫无差，而且他对此非常热衷。说到这里，或许该提醒一下我们的客人——”

“是的，”维纳伯斯太太说，“彼得勋爵，我先生邀请你时本应该告诉你，住在教堂附近可能会睡得不好，不过你也许并不介意教堂钟声。”

“一点儿也不介意。”温西说。

“我先生是个沉迷于敲奏编钟的敲钟人，”维纳伯斯太太继续说，“何况今天又是除夕夜——”

教区长急切地插话进来，他总是等不及别人说完话。“今晚我们要做一件大事，”他说，“或者也可以说是明天清晨。我们准备用钟乐迎接新年——可能你没注意到，我们有在这一带数一数二的一组编钟。”

“真的？”温西问，“对了，我刚刚已经听过了教堂的钟声。”

“我们的编钟可能不是最重的，”教区长说，“不过据我所知，其他编钟的声音很少有我们的编钟这样既洪亮又圆润。尤其是七号钟，一口非常不错的老编钟；次中音钟也是；此外约翰钟和杰瑞科钟也相当不错——事实上，正如老话所言，整套编钟的音调都相当‘悦耳动听’。”

“是正好一整套八口钟吗？”

“当然。如果你感兴趣，不妨给你看一本很有意思的小册子，是我的前任写的，上面记载了这套编钟的来龙去脉。次中音钟泰勒·保罗是一六一四年在教堂旁边的一块地里铸成的，现在还能看到当初铸模时在地上留下的坑。直到今天，人们还把这块地称为‘钟田’。”

“这么说，你也有一组优秀的敲钟人了？”温西礼貌地询问。

“是的，他们相当优秀，极富热情。你提醒我了，我刚才讲到今晚要鸣奏——”教区长说到这里特意加重了语气，“至少一万五千八百四十下肯特高音变奏大调——以迎接新年。你认为如何？还不错吧，嗯？”

“我的天，”温西说，“一万五千——”

“八百四十下。”教区长接着说道。

温西飞快地算了一下：“得敲上好几个钟头呢。”

“九个钟头。”教区长乐滋滋地解答。

“真了不起，先生，”温西说，“噢，这简直可以媲美一八几几年那次青年学生表演的规模。”

“是一八六八年，”教区长点了点头，“那正是我们希望超越的目标。即使没有我的绵薄之力，这次演奏也不会逊于那次表演，而且我们只有八名敲钟人鸣奏。本来应该是十二名，但其中四个优秀人选不幸染上了可怕的流感。圣史蒂芬教区又帮不上什

么忙（他们也有一组编钟，但没我们的好），因为他们没有会高音的敲钟人，只会古老神圣三重奏。”

温西摇了摇头，开始吃第四块松饼。“固然古老神圣三重奏是最神圣的，”他严肃地说，“但是每次听到的钟声总是不同。”

“我也是这么说！”教区长高兴地说，“用倒敲法敲次中音钟时，能使音乐形式丰富多样而永不重复，即使是用斯特德曼敲奏法。本地人非常喜爱斯特德曼，我们经常鸣奏，我承认这也很好听。但是要说到有趣、多变又甜美的钟乐，我永远会选肯特高音变奏。”

“一点儿没错，先生。”温西说。

“没有什么能与之媲美。”维纳伯斯有点兴奋。他拿着松饼在空中比划，思绪却已经飞到了高高的钟塔上，结果黄油顺着手流到了袖口上。“以古老神圣大调为例，我不得不说其中存在一些瑕疵：轻敲的鸣奏单调乏味，单音节生硬呆板，最高音和第二高音又只能按简单的不规则振荡次序鸣奏……”

教区长正准备对这种古式编钟敲奏法侃侃而言，埃米莉出现在了门口，她说：“请原谅，先生，詹姆斯·索迪想与您谈一谈，可以吗？”话语中隐隐透着不安。

“詹姆斯·索迪？”教区长说，“哦，当然可以。请他到书房，埃米莉，我马上去。”

没多久教区长就去而复返，一脸凝重地跌坐在椅子上，看上去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这简直是……”他突然激动地喊了出来，“无法弥补的灾难！”

“哦，我的天，西奥多，到底出了什么事？”

“是威廉·索迪！这个可怜的家伙，偏偏又是在一年之中的这个晚上！我本来不应该只想着自己，但这实在让人失望了，太